

叙

由来词客雅爱传奇，不是痴人，偏工说梦，卖不去一肚皮诗云子曰，何妨别显神通；听将来满耳朵俚谚俗谈，只合如同鬼语。何况悠悠碧落，曩日聚于槐柯；茫茫广宇，鹿且埋于蕉下。

.....

嗟乎，一枝斑管，谱成金玉良缘；百幅芸笺，写其绮罗艳事。三千界苍茫银海，原属寓言；十二重缥缈红楼，俟容重记。

嘉庆乙丑年夏 重编

目 录

第 一 回	警幻仙追述红楼梦 月下老重结金锁缘·····	(1)
第 二 回	连理同生 梅蒲淫赌·····	(7)
第 三 回	晴雯婢借尸还魂 鸳鸯姐投胎作女·····	(14)
第 四 回	荡妇怀春调俊仆 孽儿被逐返家门·····	(21)
第 五 回	宁荣府二次抄家 珍珠儿三番听审·····	(28)
第 六 回	获重谴囚徒发配 感旧游美妇联诗·····	(34)
第 七 回	燕语莺声创兴家塾 红香绿艳齐起闺名·····	(41)
第 八 回	学中属对舜华为魁 园里吟诗优昙独异·····	(48)
第 九 回	获丑擒渠略施武艺 怜香惜玉曲效殷勤·····	(55)

- 第 十 回 梅碧箫病谈前世
贾小钰梦读天书…………… (62)
- 第 十 一 回 镇东伯初平海寇
明心师新整庵规…………… (69)
- 第 十 二 回 白云山兼谈命相
红药院闲讲经书…………… (77)
- 第 十 三 回 玉皇阁小儿角力
杏花屯孤女完姻…………… (85)
- 第 十 四 回 召神兵小钰演法
试飞刀碧箫逞能…………… (92)
- 第 十 五 回 十万倭兵重作乱
九重恩旨特开科…………… (99)
- 第 十 六 回 文武状元双及第
雌雄元帅共兴师…………… (106)
- 第 十 七 回 特典崇隆登坛受印
仁心恺惻掩骼施财…………… (113)
- 第 十 八 回 荡妖寇大显神通
受皇恩荣膺宠赐…………… (120)
- 第 十 九 回 围内吟诗堂前问卜
环儿南甯淑贞北来…………… (127)
- 第 二 十 回 皇恩浩荡薄海同春
帅德汪洋灾黎乐业…………… (134)
- 第二十一回 医病符偶然戏谑
限体诗各自推敲…………… (141)

第二十二回	平海府大营甲第 凝香殿慎选贤媛·····	(148)
第二十三回	身居事外款款论题 情切局中皇皇待报·····	(155)
第二十四回	晓开蕊榜题姓氏 日丽蟠沟谒圣明·····	(162)
第二十五回	待年册立居私邸 衣锦荣旋宴画堂·····	(169)
第二十六回	分院宇点景铺陈 派丫头更名服役·····	(176)
第二十七回	甄小姐避妖来贾府 叶琼蕤逃难入王园·····	(183)
第二十八回	逗春情淡如入学 膺赦诏蓉儿还乡·····	(190)
第二十九回	彩笺结社 画册题诗·····	(198)
第三十回	会同年花园玩景 乘良夜雪阁开樽·····	(206)
第三十一回	赏春灯凭肩献媚 窃香履度足调情·····	(214)
第三十二回	老尼携徒弟募化 侯王率妻子来朝·····	(222)
第三十三回	琼蕤赠一股金钗 岫烟送两丸丹药·····	(230)

第三十四回	香雪秘传妙术 传灯别倡宗风·····	(238)
第三十五回	留香居重来佳客 中元节追荐情人·····	(246)
第三十六回	钟情人幽怀沉结 无耻女使酒猖狂·····	(253)
第三十七回	三枝神箭穿杨柳 一阙新词缔凤鸾·····	(260)
第三十八回	翡翠帐中揉雪乳 芙蓉被底拥香躯·····	(267)
第三十九回	花袭人因贫卖女 贾佩荃联谱认兄·····	(274)
第四十回	交趾女子随贡使来京 扬州道姑关生魂入腹·····	(281)
第四十一回	浸水芙蓉窥玉体 临风杨柳度纤腰·····	(288)
第四十二回	四女将出征东粤 五学士被黜西清·····	(295)
第四十三回	五美同膺宠命 四艳各配才郎·····	(302)
第四十四回	巧姐初返外家 淡如错招老婿·····	(309)
第四十五回	细雨孤灯回噩梦 清樽皎月感秋声·····	(316)

- 第四十六回 婢女戏编茜字谜
美人争谱竹枝词…………… (323)
- 第四十七回 怜香成死别
惜玉感生离…………… (330)
- 第四十八回 圆大梦贾府成婚
阅新书或人问难…………… (337)

第 一 回

警幻仙追述红楼梦 月下老重结金锁缘

《红楼梦》一书不知谁氏所作，其事则琐屑家常，其文则俚俗小说，其义则空诸一切。大略规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较有含蓄，不甚着迹，足饜观者之目。丁巳夏，闲居无事，偶览是书，因戏续之，袭其文而不袭其义，事亦少异焉，盖原书由盛而衰，所欲多不遂，梦之妖者也。此则由衰而盛，所造无不适，梦之祥者也。循环倚伏，想当然耳，夫人生一大梦也。梦中有荣悴、有悲欢、有离合，及至钟鸣漏尽，遽然以觉，则惘惘焉同归一梦而已，上之，游华胥锡九龄，帝王之梦也；燕钩天搏楚子，侯伯之梦也；下而化蝴蝶、争蕉鹿、宦南柯、熟黄粱，纷纷扰扰，离离奇奇。当其境者，自忘其为梦而亦不知其为梦也。兰沚居士，旷达人也，犹忆梦为孩提、梦作嬉戏、梦肄业、梦游庠、梦授室、梦色养、梦居忧、梦续娶、梦远游、梦入成均、梦登科第、梦作宰官临民断狱、梦集义勇杀贼守城，既而梦休官、梦复职、梦居林下……迢迢长梦，历一花甲于兹矣，犹复梦梦。然梦中说梦则真，自忘其梦为梦，而并不知其为梦者也。世有爱听梦吃者，请以红楼续梦告之，其书曰：话说那

贾宝玉一时被僧道勾引了去，游荡多日，觉得冷冷落落，不像在家同姐妹们玩耍快活，因瞒了僧道，一径到青埂峰下，探望那枝绛珠草。绛珠见了便说：“贾爷，你不要再来缠人了，活活叫你治死了，难道还气不过么？”宝玉道：“不与我相干，这都是警幻仙弄的鬼，如今我们同去和她算账。”绛珠道：“使得，我正要问问她呢！”两人就寻到太虚幻境来。警幻一见便知来意，向他两个陪着笑，道：“你们不要抱怨我，连我也做不得主。”宝玉道：“你明明把册子给我瞧，册子既在你处，如何说做不得主？”警幻道：“我这里专司的是离恨天，你们原不该人在我的册子上，这叫自讨苦吃。”宝玉道：“依你说，这好姻缘又是谁管的呢？”警幻道：“自有月下老人掌管的。”绛珠道：“既是这么，就烦你同到月下老人处，求求他结个来世缘吧。”警幻点点头道：“也使得，看你们可怜得慌。”宝玉见仙子允了，连忙拉了绛珠跟了仙子便走。不多一时，到了一所洞天，警幻道：“这就是他的住处。”却好凑巧，那福、禄、寿三星都在这里。宝玉看时，见二人对坐下棋，二人旁坐观局。月下老人见了警幻，便问仙子何事降临。警幻笑道：“被这两个厌物缠扰不清，特来求你成全成全他们吧。”老人道：“你且说来我听，可成全便成全。”警幻指着宝玉道：“他原是女娲氏炼来补天的石头余剩下来，放在青埂峰下，年深月久，通了灵，投胎到贾家为子，取名宝玉，却被僧道诱他出了家。如今又生尘念，要想了完前世情缘。”又指绛珠道：“她是一株绛珠仙草，生在这石旁，石头怕她枯稿了，时时用水浇灌她，她感激此石，也投胎林家为女，取名黛玉，和那宝玉是表亲，同居一室，两心相爱，满望成婚，谁知无姻缘之分，别娶薛氏宝钗为妻，黛玉便悲恨而死。如今两个又结来

世婚姻，为此特来求你。”月下老人尚未答话，寿星在旁边笑道：“这也可厌得很。一石一草却有这些唠叨，不用理他。”宝玉听了生起气来，便嚷道：“老弟台，不要你多管闲事，我虽是一石，比你年纪还要大几岁呢，你不要倚老卖老，安静些吧！”寿星道：“到底是块顽石，枉投人身，全不懂事，你直到了女娲手里才炼出来，我们三老，自从盘古开辟之初便有了，可知星宿是与天地日月同寿，如何反比你小呢？”宝玉道：“有地便有石，难道不是开辟时就有的？”两个正在争论，老人道：“闲话少说，我看仙子份上，成就了你们两人吧。”就在胸前袋内取出一条鲜红的绳子来，说：“你两个各在脚下拴一头。”两个忙忙拜谢，紧紧拴在脚上，并肩立着。老人笑道：“笨块，拴一拴就是了，何必缚鸡似的，尽着捆个不了。”二人听了，才解下来，跪着送还老人。老人又向袋内取出一本簿子来，面上写着：天下姻缘簿。提起笔来问：“你们投了生，可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好注簿。”宝玉呆了一呆道：“这却不知道，要问阎罗王的。”警幻道：“阎罗只管查察善恶用刑发放，那生死的事，仍听南北斗做主的。”宝玉忙问：“南北斗在哪里，快去央求他去。”警幻道：“南斗掌生，北斗掌死。这不就是南极星君么，偏你刚才不该得罪了他，如今怎么好？”宝玉听了连忙跪下叫道：“少侄年幼无知，一时冒犯，还求老伯开恩恕罪。”绛珠也跪下道：“我年纪还轻，叫声太老伯吧。”寿星哈哈大笑道：“这会子不叫老弟了，真真两个孽障，便这样情急得很，我把你们投两只哈叭狗儿，打打雄，也算是夫妇了。”说着，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册子，揭开一看道：“你原是贾家的儿子，那贾家祖父替朝廷出力，有些功德，儿孙又相沿长厚，不肯倚势欺人，将来家运大昌，要生个富贵的孙

子，现在你的妻子宝钗遗腹将产，你就去做她的儿子，大有好处。”宝玉道：“好极，旧游熟地，又且往宝钗肚子里去钻钻，也是旧游，越发有趣。”接连磕了几个头，老寿星又向绛珠道：“贾家还要生两个大贵的女儿，你可愿去？”绛珠道：“这便不得者，同生贾家，哪里还做得夫妻？”寿星笑道：“也是，我倒忘了。”绛珠道：“自古说，夫荣妻贵，既是宝玉贵了，我还愁什么？只要投入寻常善良人家就好，我记得前生与那史侯的侄女儿湘云十分亲爱，情愿投做她的女儿。”寿星将册一看，说：“可巧，她也有遗腹，该生一女，就把你去投生吧。”一面就提起笔来，注明姓名、寿数、福分，收入袖内。二人又叩谢了，立起身来便走。寿星骂道：“冒失鬼，连人身都不曾讨完全，就想走了？凡世人，贫富贵贱是福禄二星掌管的，须得他两个注明册子才中用。”唬得宝玉听了，便扯了绛珠去跪求二星，二星全局已完，为解一个劫，翻来翻去叨腾不清，哪里来听他们的话。二人没法，只得跪着静候。停了一会儿，局毕，数一数子，福星输了半子，月下老人道：“该我来打赢家了，快些注册，好叫他们投生去。”二星道：“刚才只听得你们咕咕咯咯说了许多话，到底为着什么事，又叫我们注什么册？”警幻仙便接上口，将适才说过的话重述一遍。二星道：“寿星注册了没有？”寿星道：“早注了。”又问月下老人：“赤绳系过了没有？”老人笑道：“你两个真个着棋出了神了，才刚他们捆茹桔似的绑了这半天，难道就看不见了？”二星笑一笑，各在袖中取出册子，注个明白。寿星道：“如今好去了。”宝玉道：“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来了。”向老人道：“还要相求老伯伯。我难道只有一妻没有妾吗？须得多拴几个才好。”老人笑道：“这叫做得陇望蜀，也罢，我竟做个

整情。”便向袋中取了赤绳，又在靴中抽了几根红色的筹儿，将绳拴了，把那一头抛与宝玉。宝玉喜喜欢欢，忙在脚上拴了一拴，且不送还，又跪下道：“还要相求老祖宗、老太爷、老伯伯，赏个全脸。”老人道：“又要什么？”宝玉道：“有了家花，也要有些野草助兴方是十全。”老人道：“放屁，到底是糊涂石头，贪求无厌。有了大的，又要小的，有了家的，又要野的，世上的女人都叫你占尽了。不好！”宝玉道：“也不必占尽，只捡此几个好的给我拴一拴吧。”老人只是不许，宝玉只是哀求，缠了多久，禄星急得等下棋，便道：“你老人家也太小家子气，就再赏他几个何妨？”老人听说，就向靴中抽了几十根绿筹，照先拴缚，那宝玉早将那空头拴在脚上，待老人拴过，就解下送还，磕了十多个响头，说道：“咱们这会子好去了。”绛珠道：“且慢着，我倒有些信不及，拴了若干的筹子，恐怕又是什么金玉姻缘，硬硬的占了去，可不白瞧热闹。”月下老人道：“孽障，你便要怎么样呢？”绛珠道：“我只要一把金锁就够了。”老人道：“这不是我管的事，你去求寿星吧。”寿星道：“她前世吃了亏，如今格外要老到些，这叫做盛沸羹者吹冷汤。”说着，一面提笔在她胸前画了几笔，又叫过宝玉在他背上也画了几笔，说道：“快去，让我们好静静地下棋。”宝玉、绛珠心满意足，又磕了无数的响头才走出来，又叩谢了警幻仙，再三嘱咐：“如今切不可再将我们造上册去。”仙子道：“如今你们美满姻缘、荣华富贵，我这离恨册上自然是无名的，不必过虑。”说毕，殷勤作别而去。

宝玉向绛珠道：“今日已是正月十四了，我们快去投生，赶着十五元宵团圆的佳节才好。”绛珠道：“不错不错，快去快去。”两个正在高兴，只见一个老婆婆托了一个盘，放着两杯儿香醖

馥的茶，请他们吃。二人说了半日的话，正是唇干舌燥，便也不问青红皂白，接过来一口一杯吃完了，道声多谢，忙忙的投生去了。谁知这是孟婆汤，吃了下去，便记不得前世了。

第 二 回

连理同生 樗蒲淫赌

荣府里自从多事之后，家道日渐艰难，只茶饭菜蔬是公中的，其余各房零用是各人做些针黹卖钱添有。在王夫人身边有一个老妈、一个丫头，李纨、宝钗止各一老妈伺候。

这夜，宝钗在灯下刺绣，想起丈夫，心中酸苦，就懒得做花，怔怔的自去安歇。才朦胧睡去，见宝玉走进房来，二人抱头大哭一场，又诉了许多别后相思，才解衣同睡，只见宝玉越缩越小，跳起身来，竟往宝钗肚里一钻，爬了进去。宝钗惊骇大叫一声，便跳醒了，觉得腹内阵阵疼痛，知是将产，连忙叫起老妈来，告知王夫人。王夫人就叫人去唤收生婆，自己同了小丫头来看宝钗。李纨也赶来了。宝钗把梦见宝玉说了一遍，只不好说出钻进肚子里去的话。王夫人点点头道：“想是他来保佑你，自然易生快养的了。”话未说完，收生婆到了。先向太太和大奶奶打了个千，又向宝钗道：“二奶奶，不为德了。”伸手往被里便把宝钗扶起，一摸，说：“快去热起水来，就要生了。”一句未了，只听“哇”的一声，早已落地。收生婆抱起来道：“恭喜，是位哥儿。”就替他洗浴，见背上有一块绿色的隐在肉内，

又像有字的，便向王夫人道：“太太瞧瞧，这是什么。”王夫人正要看时，只听得外面乱嚷道：“不好了，上房火起了。”贾政、贾兰都跑进来，喊道：“邻舍都瞧见了，怎么自己家里全不觉得！”王夫人同李纨也走出院子，仰头一看，却不是火，只见红光绕屋，连大明的月色都瞧不见了。贾政瞧罢，便问：“孩子生下了没有？”王夫人道：“刚刚落地，倒是个男。”贾政把洋表一看，却是寅初二刻，已交十五的日子，贾兰道：“大喜大孝，道是极贵的吉兆。”说毕，忙出厅来，谢了众邻说：“并不是火，却是些红光，如今也渐渐淡下去了。”众人听了方各散去。王夫人同李纨复身进房，把孩子的背上细细一看，宛似一块碧玉嵌在肉里，还有“通灵宝玉”四个金字，像写的一般，各人啧啧称奇。宝钗看了道：“想必他舍不得老爷、太太，又投回家来了。”那边周姨娘听见说宝钗生产，也走过来向太太并二位奶奶道喜。王夫人向周姨娘道：“我在这里陪她，你和大奶奶都回房去吧，明日好早些起来帮着办事。”

原来贾兰对了甄应嘉的侄孙女，名唤掌珠，择了正月十五日迎娶过门，虽则家计淡薄，诸事从省，也得张灯结彩，鼓乐执事，备办酒席各种事情。

此时，贾府只有三个家人、两个小厮，其余旧仆也有另跟外官去的，也有带了妻、子回原籍去的，只剩了周瑞是王夫人陪嫁的人，虽则也自去过活，不在府了，逢着府中有事，便来帮忙。这日，因贾兰完姻，看见天色明了，便走到荣府，听得添了小哥儿，连忙向老爷、太太磕头，道了喜便出来相帮办理。停了一会，邢夫人过来了，又一会，李纨和李绮和宝琴一同来赴喜席，尚未坐定，只见邢岫烟也过来了，都向王夫人、李纨

道了喜。李纨问：“巧姐为什么不来玩耍玩耍？”邢夫人说：“病了，躺着呢。”李纨便问：“为什么宝妹妹不出来？”王夫人道：“她昨儿晚上生产了，倒是个男孩子。”大家又向王夫人、李纨行礼道：“双喜双喜。”宝琴就要去看姐姐，李纨道：“坐一坐，吃了茶，大家同去。”茶还不曾吃得，只见湘云的丫头忙忙地跑进来，向王夫人磕了头，说道：“昨晚寅时，我家姑娘生了一个遗腹的小姑娘，却也奇怪，胸前一块肉是金黄色的，好像一把锁，上面还有四个蓝色的字，什么‘统领金酥’。”王夫人笑道：“想必是‘通灵金锁’四字？”丫头道：“不错，太太说的不差，我讲不上来。”又说：“我太太本要来道喜的，因为要守着产妇，走不开，叫我先来说声。”王夫人道：“你回去替我说声道喜，我家二奶奶昨晚也生产了，算是今日寅时，是个哥儿。”丫头应了，随后说：“我要去陪姑娘，就回去了，改日再来请安。”说罢就走了。李纨、李绮问李纨道：“姐姐，我们几时去瞧湘妹妹？”宝琴、岫烟齐道：“我们都要去的，竟是后儿三朝都在这里，会齐同去。”李纨道：“后儿亲家要上门，不得闲，倒是个明儿吧。”一面说，一面到了宝钗房里，见宝钗坐在炕上吃粥，大家道了喜，坐下。宝钗问宝琴：“为什么不带了外甥女来？”宝琴道：“恐怕受了风，交给老妈子领着呢。”房中闲话不提。

且说王夫人正在中堂吩咐婆子、丫头们安排椅、桌，只见环哥的媳妇摇摇摆摆来了，原来贾环对了史侯远族的侄孙女儿，上年腊月完了姻，不想相貌既平常，性情又泼悍。王夫人很不喜欢她。这日见她来了，耐不过就发话道：“你如今做了媳妇，比不得做女孩儿，一味娇养，也要达些世情，昨儿二姆妈生产，家里人哪一个不来探望，你就夜里懒得起来，今几个也该早些

过来望望。你瞧。亲眷们尚且远远的赶了来，偏你，一家子的人这时候才出房，况且兰哥儿的好日子，也该来帮帮忙才是道理！”那史氏听了，把脸一放说：“我哪懂得世情，何曾晓得道理，人家生孩子、人家讨老婆与我的腿相干？太太要气不过，我依旧回家去做女孩也使得，有什么难得倒人。”王夫人听了待要发作几句，想着今儿是兰哥喜日，又是宝钗新产，况且又有人客，家反宅乱不像模样，只得逼着气，也往宝钗这边来了，刚到窗下，听得里面宝琴说道：“姐姐，你可晓得这新添的外甥已经对了亲了？”宝钗道：“哪里来的瞎话，才落地得几个时辰，就对了亲？”王夫人走进房便接口道：“这倒不是瞎话，和你一个样儿的金玉姻缘呢。”宝钗才会过意来，笑道：“和湘云妹妹作亲家，却也很好，只不知她肯不肯。”王夫人问李纨道：“我在这里伴她，你同众姐妹去喝酒去，喝完酒正好发轿了。”宝钗接着道：“太太，我不要伴得的，一点也没什么，就是起先疼得厉害，孩子生下了地就不疼了，同平常往日一个样的，刚才我还想吃饭，是那老妈劝我吃粥才吃粥的，我是好好的，太太尽管去。”王夫人道：“既这样我去让杯酒再来瞧你。”说罢一同出了房。

王夫人叫小丫头道：“你再去请声姨太太，说我们大家等着呢。”岫烟道：“别去请了，今儿在上很不舒服，我不就原想伴着叔婆，也不过来的，倒是叔婆说‘两个都不去使不得’，催着我来才来的。”王夫人道：“想来也不做客气的，既这么，我们坐罢，中堂也只有两席酒。”让岫烟、李纨坐了大首席面，邢夫人在上，王夫人在下相陪，李绮、宝琴坐了小首席面，李纨在上，史氏在下相陪。李纨道：“我们竟把桌围解了，并拢来吃热

闹些。”王夫人因为厌恶史氏，不肯同席，就随口说：“今儿喜事该要用个红桌围的，别解吧。”众人也不知道才刚拌嘴的事，认是真话，也就罢了。喝得几杯酒，才上了一道菜，只听得前厅大哭大叫、大喊大骂，沸反起来，不知为什么事，仔细一听，却是贾政打骂环哥。王夫人皱着眉道：“要教训儿子，闲的日子多着呢，偏趁着今儿个赶热闹，哭哭啼啼像什么?!”李纨道：“必得太太自己出去劝一劝，才开交呢。”王夫人真个忙忙赶出厅来，只见贾环帽子也脱掉了，打得满脸的血，乱哭乱跳。贾政还拿了门闩，赶着乱打。王夫人只看着他们两个，不提防旁边还有几个生客，便赶将过去拦住贾政，那些讨债的，见有堂眷出来，只得退出外厅去了。王夫人一面扯住贾政，一面骂环儿道：“你这逆畜，还不快进你媳妇房里去!”环儿听了竟不进门，一直往外跑了出去。史氏听说打她丈夫，便拍台板凳嚎天大哭起来。

贾兰坐在新房里，离大厅很远，起先听不见，待到内堂哭起来才听见了，连忙赶出来，见是史氏在中堂撒泼，就叫声：“婶娘，为什么事，别气坏了身子。”史氏哭着骂道：“亡八小崽子，不用你管！大家气不过咱们两个，治死了，让你们快活吧。”兰哥摸不着头脑，便问李纨道：“到底为什么?”李纨道：“连我也不知道，你到前厅去打听打听，太太也在那里。”贾兰就跑到厅上，见贾政坐在椅上浑身发战，气也撮不过来。王夫人立着替他揉胸膛，口里说着道：“这畜生向来不长进的，你就担待些吧，何苦生这大气。”贾政喘着道：“我告诉你，连你也要气个半死呢。刚才，夏太监领了许多无赖、光棍向我讨欠债，我问是什么债，他说你儿子赌输的借债。我问输了多少。他说原是